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祖始的類人

司密小  
著宋  
譯

行發館書印務商



人類的始祖

司密斯著  
余小宋譯

自然科學小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 祖 始 的 類 人

The Search for Man's Ancestors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 E六四八

章

原著者

Q. E. Smith

譯述者

余 小 宋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萬有文庫

第ニ集百種

總編纂著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錄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爪哇猿人之發現.....	二〇
第三章 海得爾堡人與辟爾堂人之發現.....	四〇
第四章 北京人之發現.....	五三
第五章 人類之發源地.....	七八

# 人類的始祖

## 第一章 緒言

凡研究人類進化的人，常有一種疑問，就是『真正原始人類遺骸所成之化石，現在吾人所能發現者，何以如此之稀少？』本書的目的，就是要解釋此種問題。

古代人類遺骸所成之化石，發現最早者，有在爪哇所發現之觸鬚的頂部，三枚牙齒，及一意義含混之髖骨；在德國海得爾堡（Heidelberg）附近毛爾（Mauer）沙坑中，所發現異常厚實頗似獸類之人類下顎骨；在英國辟爾堂（Piltdown）地方，所尋得之頭骨與顎骨的化石碎片。設謂人類生存於地球之上，已有數十萬年之久，則「舊世界」必曾為進化未臻完全之半人類，往來棲息之地，何以吾人於上述三者之外，所發現古代原始人類之遺跡，寥寥無幾？最近數年中，曾在北平發現

真實的極古人類之遺骸，比歷來在他處所發現者，更為古遠。有四副不完整之觸體，及牙齒數枚，已認定至少為隸屬於六個人之遺骸。此種化石為地質時代之遺跡，固然毫無疑義；即以前對於爪哇所尋得之猿人（ape-Man）（學名 Pithecanthropus）及辟爾堂所尋得之曙人（Dawn-Man）（學名 Eoanthropus），有意義不明之處，亦因此得有相當解釋。除此之外，人類中已絕滅各支系人類之遺骸，其生存時期不甚古遠者，則發現甚夥：如在法國拉夏佩諾聖（La Chapelle-aux-Saints），拉斐納西（La Ferrassie），及拉奎那（La Quina）等處，掘獲之內安得塔爾人（Nean-dertal man）的整個骸骨；以及在直布羅陀（Gibraltar），德國，比國，西班牙北部，意大利，哥羅西亞（Croatia），俄國，巴力斯坦（Palestine）等處，亦曾發現人類遺骸化石之重要碎片。嗣後在非洲所發現者，更有洛謫西亞人（Rhodesian man）的觸體。以北京人（Sinanthropus），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辟爾堂曙人（Eoanthropus），海得爾堡人（Palaeanthropus），與內安得塔爾人及洛謫西亞人（Rhodesian man）比較，則內安得塔爾人與洛謫西亞人，應與現代人類（Homo sapiens）同屬（Genus），且為較近之支系。就其年代之遠近而言，則前者為生存

於最新世（Pleistocene）初期，乃人類中他屬最遠古之支系，其時代應在數十萬年以前，而內安得塔爾人（學名 *Homo neanderthalensis*）與洛譜西亞人（學名 *Homo rhodesiensis*），則生存於數萬年以前之時期中也。

凡研究人類學（Anthropology）者，對於人類原始各種族遺骸化石之發現，莫不驚異而重視之。蓋發各種古代人類之化石，考察其當時之環境，所發見之種種事實，皆為研究人類史最難得之材料。且各種有價值之古代遺骸，所顯示於吾人者，均能引人入勝，而使吾人努力從事於人類遠祖之探尋。古代人類遺骸之化石，能為現代之人所發現，而尋繹其中之意義，誠屬可異之事；且此類化石，在亞歐非三洲各處均能覓得，吾人既不能不承認原始人類所分佈之區域廣大，而所發見者寥寥無幾，又覺居處不定之原始人類，其數量何如此之有限也。雖然，在今日以前，更不知會掘得若干人類遺骸之化石，惜未遇有專門知識之人才，如杜布亞（Dubois），但遜（Dawson），步達生（Davidson Black）等，而不識其重要之價值耳。

當達爾文（Darwin）發表其所著人類原始（Descent of Man）一書之時，研究人類及猿

猴類遺骸化石，所得之知識，尚比較簡單；故關於古生物學 (Palaeontology) 上之證據與理論，在其著述中，尙不能占重要之地位。蓋其時除內安得塔爾山洞 (Neanderthal Cave) (1857) 與直布羅陀 (Gibraltar) (1848) 所發見之古代人類遺骸之化石外，其他關於遠古人類之化石，仍未發見，對於研究人類化石所得之知識，亦極膚淺。直可謂除驚疑之外，固未暇思其能有功於吾人之文化也。至於猿猴類遺骸之化石，則除樸利阿類人猿 (*Pliopithecus*) 與戴利阿類人猿 (*Dryopithecus*) 兩種類人猿遺骸之化石外，其他發現，亦極有限也。

以古生物學上證據，研究人類的進化，自最近六十年來，始逐漸占重要地位。及至今日，則為研究人類進化之中心觀念，雖普通一般人談及人類原始問題，亦莫不重視之。但真正原始人類——不與現代人類同屬 (*Homo*) 之原始人類——之發現，距今不過四十年。因研究此種化石之環境，遂引起人之興趣，而孜孜從事於最新世初期人類 (Early Pleistocene man) 遺骸之搜求。

至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研究人類學之眼光，始逐漸移轉，相信古代人類遺骸之化石，為人類遠祖，或其別出支系之證據。在一八八六年，比國司派 (*Spy*) 地方發現司派人（即內安得塔爾人）

在比國司派所發見者)遺骸化石之後，一般研究人類進化之學者，對於內安得塔爾人之重要性，雖已有深刻之印象；而化石上證據，在人類進化之討論中，猶未能十分顯著。一八九一年復有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遺骸化石之發現，由是更引起對於人類化石學(Human Palaeontology)之注意，認為古代遺骸化石之搜尋，對於研究人類之進化，實有重大之意義也。

溯自一八二三年，巴克朗(Buckland)在巴菲蘭山洞(The Paviland Cave)中，發現人類之遺骸，同時發現者亦有他種古代動物之化石。彼則謂人類之出現，與洪水有關。此乃由於昔日人士一方面感覺地質學知識日漸進步，一方面惑於已往神話傳說之影響，遂摭拾二者之意義，思有以調協之。故司喬日爾(Scheuchzer)於一七二六年視其所發見之巨大鱷魚遺骸之化石，猶以之為人類曾受洪水之證據。並以聖經上之摩西故事，為確鑿可信。此種君士坦丁湖(Lake Constance)畔依力琴(Erlingen)地方所尋得第三紀中新世(Miocene)動物之化石，現仍存於荷蘭哈連姆(Haarlem)之太來博物院(Teyler Museum)中。謬引解剖學上與化石學上證據，牽強附會，而用之以證明古代之神話，誠徒勞而無益也。

至十九世紀之上半期，關於人類的原始與進化之研究，始掃除昔時神話式含糊不近理之傳說，而日趨於明瞭真實之境。有識之士咸緝密考慮，努力從事於人類遠祖之探尋。由於此種有計劃之實地研究，故各種偶然發見之事實，均足為具體之證據也。

若考古學家 (Archæologists) 以古代所用石器為證據，研究古代人類之文化；則古代人類遺骸之發現，人類學家 (Anthropologists) 當然亦可以之為證據，研究其各種關係。更有可以欣喜而且與此適相符合之事，即達爾文之物種原始 (Origin of Species) 與人類原始二書中之理論，實早為現今之古人類化石學 (Human paleontology) 預闢一途徑焉。

承認人類與猿猴類同出於一源，且有血統上之關係，實為引導吾人對於人類遠祖之搜尋，作有系統研究之嚆矢。更有重要而堪注意者，乃最新世初期 (Early Pleistocene) 原始人類化石之發見，亦為促進研究人類化石之開端。

人類初出現之時，與廣額猿 (Big-brained ape) 相較，實相差極微，可認為同出於一原祖之支系，人類之種族亦係由此原祖而產生也。雖最初之人類不知其與猿猴類有血統上之關係，但人

類曾由他處而遷徙至非洲熱帶地方，及馬來羣島，此乃與猿猴類所有相同之事實，而無可否認者。非洲之土人，對於大猩猩（Gorilla）黑猩猩（Chimpanzee）之名稱，均含有承認猿猴類與人類相同之表示。婆羅洲（Borneo）與蘇門答臘（Sumatra）之土人，每有論及長臂猿（Gibbon）與猩猩（Orang-outan）之時，且公然認猿猴類包括於人類範圍之內。在產生猿猴之區，其人民習慣上相傳之觀念，均信人類與猿猴種族相近，且有血統上之關係焉。

人類與猿猴類身體上構造相同之點，甚為顯著；即就其行為方面而論，觀猿類之運用上肢與眼，其情形亦與人類相似，由此而斷定其為人類親族，有血統上之關係實非過當。雖未曾受教育之人，覩此種顯然之事實，亦能承認猿猴類為人類之近族，其血統上關係，至為接近也。惟有曾受宗教迷惑之徒，謬信人類祖先為神所創造，牽強附會，曲為解說，而欲否認人類與低劣之猿猴類血統上之關係。但在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之際，一般旅行非洲及東方之遊歷家，其所述關於猿猴類之事，對於與人類相同之點，則又過於浮誇，甚至形容猿猴類之行動，常有謂其能直立步行宛然如人類者。至十八世紀法人蒲豐氏（Buffon, 1707—1788）始闡明自然發展上，人類與猿猴類間應有

之關係。拉馬克氏 (Lamarck) 對於人類與猿猴類間之關係，亦與蒲豐氏具有同樣之觀念，而其理論則更為正確。彼謂人類係由猿猴類進化而來，其能直立步行，乃因最初之人類，由於與環境適應，能自由運用其手；因此兩手之運用自由，遂為人類特有之性質。瑞典之林那氏 (Linnaeus) 為首創科學分類法之生物學家，拉馬克氏繼林那氏之後，用科學分類法研究生物，其對於哺乳動物之分類，於乳哺動物「綱」(Class)中，首列靈長類 (Primates) ।「目」(Order) 在靈長類之中，不僅包括狐猴類 (Lemurs)、猴類 (Monkeys)、與猿類 (Apes)，而人類亦列入其間也。

六十年前達爾文刊佈人類原始一書，謂若非人類本身即為主持動物學分類之人，絕不致為容納其本身計，而為人類另立「目」如歐文 (Sir Richard Owen)所為之分類也。設達爾文於上述之意中，用「科」(Family) 字以代替「目」(Order) 字，則此種評論當更確實，而令人佩服。因多數分類學者，對於人類列於靈長類一目中，已認為確論，毫無疑義。而對於猿猴類是否能與人類同列於一科，不免仍懷疑莫決。達爾文此語之用意，固極明顯。然其所最著重者，乃在表明人類與類人猿 (Anthropoid apes) 之關係至為密切。彼復謂人類乃由古代東半球猿猴類所分出

之支系，已無所懷疑。依此推論，可謂人類係由遠古時代類人猿亞屬（Anthropomorphous sub-group）中之某一種猿猴類進化而產生。彼更推論之云：「或即係古代棲息非洲與黑猩猩大猩猩血統極相接近，而現已絕滅之某種猴類。」（按此種已絕滅之猴類，其遺骸所成之化石，已於一九二四年發現，即所謂唐斯猿 Taungs ape 是也。）此種非洲已絕滅之猿類，其種族既與大猩猩黑猩猩極相近，由此觀之，人類血統上最近之親族，現在仍生存者，亦僅大猩猩與黑猩猩兩種。若謂吾人最遠之祖先，居於非洲，似較其他學說為可靠也。

現今之猿猴類與人相似，固為人人所共知；即就其不同各點一一比較之，謂猿猴類與人類極相類似，亦不能認為武斷。解剖學家解剖人類與猿猴類之軀體，而詳細比較其各局部之構造，將深詰其體內之重要各點，皆表現互相類似之現象。再就其發育所經過之情形言之，亦殊相似，如胎盤之構造，月經排泄與生殖作用等現象，均足為人類與猿猴類血統接近，更確實之證據。再就血液之反應作用，疾病之傳染，及對於傳染病之免疫性，則人類與猿猴類均屬相同，徵之此種事實，益足證明人類與猿猴類血統之接近，而大猩猩為與人類血統最近之支系，黑猩猩亦屬血統較近之另一

支系也。在解剖方面觀之，更有許多可令人驚訝之事實，可為更足徵信之據，如非洲類人猿與他種類人猿不同，其前頭骨之上亦有小竇(Air sinuses)與人類的頭骨之構造無異。大猩猩則亦有軟骨中隔(Cartilaginous plates)介於鼻之正中間，以支持鼻孔。且其外耳之形狀，與人類相同，亦可視為與人類同出於一源之證明。第三腓骨筋(Peroneus tertius)，至今猶認為人類身體中特有之筋肉，而黑猩猩與大猩猩種類中，亦間或具有此種第三腓骨筋者。人類與非洲類人猿形體構造上所表現之類似，至堪驚詫，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此種情形之顯著者，莫若一九一二年在英國辟爾堂所發現之頸骨與齒之化石，二十年來經法德美及其他諸國之古動物學家之考證，尙不能決定其為黑猩猩之遺骸，抑為人類之遺骸？（譯者按此種化石現已認為古代另一支系人類之遺骸，名為辟爾堂人，學名Eoanthropus。再追溯往事，其情形亦復相同，在一八九一年，杜步亞博士(Dr. Dubois)在爪哇發現頭骨與齒之化石，雖經四十年之研究，議論紛紜，亦尙不能決定此種化石為人類之遺骸，抑為真猿猴類之遺骸？（譯者按此種化石現已認為古代人類另一支系之遺骸，名為爪哇人，學名直立猿人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有奧茲本教授 (H. F. Osborn), 前曾承認人類爲猿猴類之親族, 而有血統上之關係, 洄可稱爲主張此種學說之代表。於一九二四年, 忽改變其原來之態度, 謂人類之進化, 乃發源於極古遠之某一種靈長類, 此種極古遠之靈長類, 為人類與猿猴類共同之祖先, 但其本身並非即爲猿猴類也。此種主張在美國曾引起人之注意, 而對於人類進化之研究, 亦有甚大之影響。此種理論, 曾引起其僚屬格列高里教授 (William King Gregory) 之注意, 搜集種種確實之證據, 而反對其主任奧茲本所倡之新學說。因格列高里教授所舉之各種證明, 奧茲本乃不能不承認人類與猿猴類身體構造上各種符合一致之事實, 胚胎學上各種重要之證明, 以及血液試驗所得之證明, 而視人與猿猴爲最近之親族, 且有血統上之關係也。觀奧茲本之用意, 蓋欲主張人類與猿猴類同出於一祖先系統之下, 提早人類與猿猴類分途發展之時期, 摒拒猿猴類於人類正統主系之外, 以免有玷於人類也。

奧茲本教授所注重而認爲難解之點, 係以人類足蹠之形狀, 與猿猴類之足蹠懸殊, 決不能由猿猴類之足, 逐漸進化而成人類之足。更謂人類之拇指, 經過特殊之發展與進化, 始有今日之形狀。

然則人類之拇指，如何能由猿猴類短小之拇指，以成今日之形狀，實堪注意也。且猿猴類之下肢甚短，而人類之下肢則甚修長，則又何由而發展乎？凡關於以上種種問題，格列高里教授曾與以理論明確證據充分之答覆，糾正奧茲本教授之學說，而使人類爲猿猴類親族，彼此有血統上關係之學說，得以愈加真實而爲不可破之論。就足之情形而言，觀叔爾茲（Schultz）氏猿猴類足蹠與人類足蹠比較圖（第一圖）即可明瞭；大猩猩足蹠之形狀與人類足蹠之形狀相似，而尤相類似者，更有居於山谷中大猩猩之足蹠，人類與大猩猩之足蹠，表面如此類似，固足使人驚訝，而內部之構造，其互相類似情形，亦正與外形一致符合，毫無差異。蓋曾經馬登博士（Dr. Dudley J. Morton）之解剖，以人類之足與大猩猩之足互相對照，其構造上每一骨骼，每一肌肉，彼此均相符而無殊異。



第一圖 各種猿類足蹠與人類足蹠比較圖